



第一女生

The First Girl

蒋方舟 著

- ✦ 连笑一个人，站在夕阳辉煌的金黄色雾气中，捏紧了拳头，郑重地说：“我一定要在这所高中里扬名立万！”
- ✦ 埋头扫地的校工爷爷听到了，丢下扫把冲上来，紧紧地握住连笑的手，热泪盈眶地说：“孩子，你得先在这儿成功而坚强地活下去。”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长江文艺出版社



✦ 第一女生 ✦

蒋方舟 著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长江文艺出版社

新出图证(鄂)字03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第一女生/蒋方舟 著

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2007.7

ISBN 978-7-5354-3498-2

I. 第… II. 蒋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7)第080560号

责任编辑:何性松

责任校对:刘惠玲

整体设计:李婷 马英

责任印制:左怡 邱莉

出版: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: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
邮编:430070

发行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7679362 87679361 传真:87679300)

http://www.cjlap.com

E-mail:cjlap2004@hotmail.com

印刷:楚风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 印张:6.375 插页:1

版次:2007年7月第1版 2007年7月第1次印刷

字数:137千字

定价:20.00元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87679308 87679310)

本社常年法律顾问: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)

楔子

我也想穿这样的柔软的毛背心！

我也想坐在这样光滑的大理石台阶上！

我也想抱着重重的书把金黄的落叶踩得嘎嘎作响！



连

笑拉开抽屉，被藏在抽屉里的男孩吓了一跳。她和他认识已经一年了，但他不认识她，而她也几乎淡忘了他。连笑用格兰高中的《录取通知书》把他盖上，然后“砰”的一声合上抽屉。

她第一次看到他是在一年前，他是高一学生，她上初中——穿着皱巴巴的运动服在家里吃晚饭。爸爸习惯在吃晚饭的时候看报纸，看到什么新闻就即时和家人啧啧讨论。每到这时，连笑只是沉默而奋力地扒着饭。那天，爸爸看报纸的时候忽然发出一迭声的无意义的赞叹，把话头指向连笑：

“你要是能考上格兰高中，那我连做梦都要笑出来。”

说着就把报纸举到连笑眼前。很大的标题写着：

“格兰高中学生再次当选‘全国第一高中生’”

——大部分的家长看到这份报纸都会掷到小孩儿的脸上，说：“看别人！再看看你！”爸爸反应这样平静已实属不易。连笑说：

“什么‘全国第一’，不过是格兰高中的第一名轮流坐庄而已。”

“全国第一高中生”是从连笑出生的那一年开始评选的，两年一度。

听着很邪乎，其实很严肃。前几届选举的时候，很多人图个新鲜，无论什么三脚猫都蠢蠢欲动，要前来比剑。真正比试的时候才发现端的是江湖卧虎藏龙，不知道从哪儿涌出这么多个优秀的、水晶剔透的人儿。仪表、智力、待人处世等各方面的考查把一般的少年考得面无人色，他们却都从容不迫地安然应对，他们大部分都藏在全国第一的格兰高中。

连笑爸爸妈妈也曾鼓励连笑一上高中就参加“全国第一高中生”的比赛，但看了看历届获奖者的资料简介之后，发现获奖者们和自己的女儿简直生活在不同星球上，于是不再说这种混话，只求连笑多吃多睡少说话。

爸爸又说：“你要是能考上格兰高中……”

连笑把报纸抢下来看，慢悠悠地说：“说了四遍了，集齐五遍请到兑奖处兑换奖品——”

连笑顺着标题往下看得奖人的简历，知道他叫做沐垂阳，边看边嘟囔：“拿那么多奖干什么？放床头打小偷啊？”

继续往下瞄，是一张照片。一个少年坐在台阶上，侧着脸仿佛在和旁边的人说笑。连笑看到照片的刹那大脑里直接赞了一声“好”！其实照片并不清楚，只看见他身量瘦削颀长，穿着一件蓝黄相间的毛背心和一件深色的长裤——连笑知道那是格兰中学的校服。虽然鼻子眼睛都看不清白，但是一眼望去就觉得他神朗气清，像修炼已久的上人一样。

连笑一向对相貌很刻薄，此时一下子红了脸也说不出话。连笑把脸趴上去看，想看得更清楚，却被妈妈用筷子戳了一下头：“吃没个吃相！”

吃完晚饭，连笑偷偷地把报纸带回自己的卧室，在昏黄的灯光下，连笑把报纸平展地铺开，恭恭敬敬地立在台灯下面，朝它作揖一拜：

“垂阳上人在上，请受施主我一拜！”

说完，自己都被这滑稽的文理不通逗笑了。一边笑着，一边心虚，心脏“突突”地跳着，一下下地呐喊着：

我也想穿这样的柔软的毛背心！

我也想坐在这样光滑的大理石台阶上！

我也想抱着重重的书把金黄的落叶踩得嘎嘎作响！

006

NO.1

那人一直走到连笑身后才停住，说：“不要碰电脑。”竟然是个少年的声音。

连笑这才敢回头：“上人！”她喃喃地说。

那人穿纯白色上衣，周身笼罩着一圈从明亮的地方带来的气体，那气，像砚池中介乎浓淡之间的水，模糊了白昼和黑夜的交战。

连笑无法言语，用了很大的气力才控制住自己向他磕头叩拜的欲望。





年中考，连笑超水平发挥的消息震动一方。

连笑居住在一个鸡犬相闻的宁静小城市，一年之中最大的新闻往往是马路上立了一个新的红绿灯。所以，当邮递员把一张蓝白相间的《录取通知书》投递到连笑家时，整个城市都疯狂了。

先是连笑早晨趿拉着拖鞋去买早餐的时候，愕然地发现街上每隔十米就有大红色的横幅“热烈祝贺我市优秀学生连笑考上格兰高中”。连笑呆了两秒，怔怔地说：

“这也太妖魔化了。”

然后撒腿就跑，把豆浆洒了一路。

下午，应广大亲戚朋友的强烈要求，连笑被强行押到横幅下，强颜欢笑地举着胜利的手势和一帮亲友合影，最后嘴都快咧成烈焰红唇的麦当劳大叔了。最后，爸爸竟然也摩拳擦掌，腼腆地笑道：

“我也来凑凑热闹，留个纪念吧。”

当爸爸用力地搂过连笑的肩膀，她鼻子一酸，知道爸爸是真的自豪了一回，但仍忍不住轻声说：

“爸爸，为什么不说实话呢？”

“呃？”

“真实情况是：‘祝贺我市平庸学生连笑以吊车尾的成绩考上了格兰高中，家庭即将砸锅卖铁一贫如洗。’不是吗？”

爸爸惊惶错愕地低头看着连笑，“咔嚓！”照相机刚好记录下这尴尬的一刻。

“吊车尾”，就是说，在录取的考生中，连笑是最后一名。

当横幅终于被撤下，换成“艳阳天酒店热烈大酬宾 108 元王八汤喝到饱”的时候，连笑启程到格兰高中的日子也到了。

先坐火车再坐汽车，连笑在近乎一天的车程中吐得“肝胆相照”。车停下的时候，连笑一滴感谢上苍的眼泪滑过嘴角。司机回过头说：

“今天送孩子上学的车太多了，我们只能走到这里了哦，剩下的路你们自己走吧。”

这一家只好提着大包小包下了车。连笑手上一个巨大的墨绿色帆布包，她连拖带拽举步维艰，包里装的全是书，重得实在。

那天和录取通知书一起寄来的，还有两大张纸，上面列满了格兰高中的新生在入学前要读的书，要预习的课程，要练的字帖。从来没有听说还没有上学就要写作业的。然而，讲义和参考书接二连三地成沓寄来，用羊皮纸包扎得整整齐齐，来势汹汹。

连笑有时伏在案前，倦怠得想要放弃，就把寄来的那张羊皮纸对着灯光看，透过灯光，可以隐约看到格兰高中校园的水印，连笑用手指沿着水印的轮廓画过去，伟大的结构真的像天际云边一个近乎仙界高不可攀的地方。

连笑命里本没有这个定数，这张纸是她硬求来的，所以更要加倍珍惜。她长吁一口气，才有力量继续写作业。

想到马上就要见到神秘的格兰高中，连笑激动得两腮不住抖动，忽然健步如飞起来。

实际上，距离格兰高中还远得很。面前还有一条长长的车龙，暗无天日长得望不到尽头。从车上下来的孩子不怎么起眼——倒是妈妈们很有几分争奇斗艳的意思——他们大多穿着藏青色铁灰色的羊毛衫，衣服垮垮地看不出形状；或是穿着旧旧的棒球衫，胸前印着摇滚乐队的名字，帽子整个罩住脑袋，耳机长长的线从帽子里流出。

连笑低头看看自己：天哪，穿着一身雪白粉红，戳人堆里还真是傻气万分。周围人看连笑的目光就好像她举着个大灯泡。连笑偷偷地把自己崭新的小皮靴在地上使劲磨蹭，让它不至于锃亮发光。

妈妈也同时比较着连笑和她周围的学生，却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：“格兰高中的学生原来也不过如此，还是我儿气派体面。”

连笑不声响，心想：气派的是他们高高的额头，体面的是他们的表情——那是一种尊严和矜持的混合体，它作为传家本领在他们的血液中流传了几代，并打算继续繁衍不息。

还没有望见格兰高中的大门，连笑就学到了在格兰高中的第一课：永远，永远不要把开学看得郑重其事。

半个小时之后，连笑一行人终于走到了格兰高中的大门前。在电视上看过，在杂志上看过，听人无数遍带着景仰描述过，但真正走到格兰高中的大门前，仍然还是震撼。

进门先是一块巨大的石板，水蓝色的大理石石板上写着墨色大字“格兰高中”，下面是跋扈的英文“Grand High”，像是下马威一样。然后就是一马平川伸展开来的大路，路旁的常青树像几何图案一样整齐。

大路平坦宽阔磊落光明，到了尽头才看到点建筑的影子，都是淡蓝碧绿色调的流线型建筑，像是一整片天被划伤留下的痕迹。

学校门口学生和家派一派汗流浹背，越发显出学校的淡定与骄傲。连笑一家手牵着手站在学校门口，被震慑得半天动不了，也说不出话。好半天，爸爸才哽咽地说：

“天哪，你们学校里竟然还有一片湖！”

接着父母携手欢快地跑向校园，留连笑一个人站在格兰高中的门口。她站在夕阳辉煌的金黄色雾气中，捏紧了拳头，郑重地说：

“我一定要在这所高中里扬名立万。”

不想她这句话被埋头扫地的校工老爷爷听到了，他抬起头诧异地看着连笑。连笑羞涩地又重申了一遍：

“我一定要在格兰高中扬名立万！”

老爷爷差点丢下扫把冲上来，紧紧地握住连笑的手，热泪盈眶地说：“孩子，你得先在这儿成功而坚强地活下去。”

如今半年过去了，连笑成功而坚强地存活了下来……仅此而已。

班上一大半的同学还都叫不出她的名字，每次都只有指着她干瞪眼：“这位笑……笑什么同学，交数学作业了。”

连笑一边找作业一边气鼓鼓地说：“这位同学，我名字很好记的，你要不要试着背诵一下？”

老师点她的名时也总是怯怯的，还偷偷抬眼环顾班级，好像不确定是否有这个人存在：“连笑……这个同学，不是已经转学了吗？”

刚上高中时，连笑还是充满斗志的——她是那种每买一个新本子，都要在第一页写发誓要重新做人的人。一下课，就跟大家一起把老师围得水泄不通问问题，远看还以为哪个天王巨星来了；刚吃完午饭，就抱

着超厚的《英汉辞典》去找外国老师聊天。

两个星期之后，连笑的热情就冷淡了，她也学会享受隐形人的生活，它并不是没有好处。至少你可以旁若无人地做出种种奇怪的举动，而大家会因为叫不出你的名字而无法嘲笑你。就比如现在，下午第一节的化学课，连笑被空中兴高采烈飘浮的灰尘强烈地吸引住了，目瞪口呆地追随着它飘落的轨迹。

同桌木欣欣忽然拍拍连笑，小声说：

“你看冉芊晶终于抛弃她那一套堕落陈腐的生活方式，转向朴素风格了。我好欣慰啊。”

冉芊晶是格兰高中里的典型。格兰高中只有三个阶级：成绩巨好的，家里巨有钱的，成绩又好家里又有钱的。排名不分先后。冉芊晶毫无疑问地属于第二种。

记得开学第一天，老师让大家用最简洁的语言介绍自己的性格。冉芊晶穿着玫瑰红的裙子，裙身从腰洒开，提一个小小的金色手提包。她走上讲台，伸出小指展示卡通图案的尾戒，说：

“八百五十块，我身上最便宜的东西。”当时就趴倒了一片人。

今天的冉芊晶果然和平常不一样。她只穿一件没有任何图案的衬衣，黑色灯心绒长裤，标准的学生打扮。

木欣欣得意地说：“看吧。人也是会变的，咱们工人阶级又多了一位战友啊！”

连笑说：“你别高兴了，你看看她衣服上的图案。”她在本子上画出两个重叠的半圆。

木欣欣理所当然地说：“心心相印嘛。”

连笑叹气道：“是香奈尔啊！冉芊晶啊，就算有一天她穿着面粉袋子上学，也是因为现在流行乞丐装，而绝不是因为她向我们平民阶级投

降。”

在格兰高中，这两种阶层永远没有和解的一天。

木欣欣气得重重地拍了一下桌子。老师听到后，惊喜地抬起眼睛，问：“木欣欣，你这么快就得出答案了。答案是多少？”

木欣欣“咻”地站起来，眯起眼睛看了眼黑板，再思考了一秒钟，沉着地说：“是十五吧。”

底下的人交换着惊叹的眼神：“太厉害了，眼睛一瞪就直接 run（跑）出答案了。”

老师说：“你在黑板上把过程板书出来吧。”

木欣欣飞快地跑上讲台。

木欣欣和连笑为什么会是朋友？连笑自己也不太清楚。没错，两人都是小城市考来的，家境平平，草根人物。但除此之外，两人再无共同点。

木欣欣是年级第一名，两千个人之上、无人之下的超级高中生。连笑却像一块质量欠佳的木头，放在哪种溶液中都是不浮不沉的半吊子。成绩总在最后几名徘徊，既不突出，也没有勇气把成绩差到出名。

木欣欣从来不为自己的不漂亮而感到抱歉，一年四季都穿着格兰高中四季的校服。头发光光地露出全部的、扁扁的、洁净的脸。只有连笑知道她卸下眼镜后其实有一双如寒星一般的眼睛。连笑却远没有木欣欣超脱，每天早上她还是踟躇地站在衣柜前，寻思着穿哪件衣服不会显得自己的大腿太粗。

连笑每次侧过头，就看到木欣欣不是在疯狂地演算，就是如痴如醉地像看情书一样看什么热核聚变等离子体物理学，题目困难程度和她头发乱的程度成正比。

连笑望着讲台上潇洒自如的木欣欣，内心里一声声轻轻的叹息像开